

同一条路，有人走是死路，是迷途；有人走是活路，是通途。

肖仁福◎著

通道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通道

肖仁福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通道 / 肖仁福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5190-1695-1

I. ①通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3254 号

通道

作 者: 肖仁福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蒋爱民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复 审 人: 胡 笋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6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jiangam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 × 1092

1/16

字 数: 315 千字

印张: 19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695-1

定 价: 39.80 元

C 目 录 o n t e n t s

001	方家有女初长成
060	塔底村庄
092	进 步
136	脸 色
144	通 道
151	蓼莪堂
155	鲤鱼刀
163	字与画
169	酒与棋

174	局长红人
212	支 教
253	抚 摸
261	没有发生的故事
269	诸葛门
275	九如斋
282	骗 局

方家有女初长成

一

故事的开头发生在半年前的那个早上。那个早上，肠子街一片祥和，阳光洒进槽门，把方家那个小院子洒得很灿烂。方仁贤正提着一只绿色长嘴洒水壶，专心致志给檐下的玉兰树洒着水，玉兰树是方仁贤四年前退休那一阵子，因闲得无聊栽下的，现在已经开始兴高采烈地开花吐蕊了。花香浓郁，整个小院子仿佛被玉兰的馨香浸染过一般。花的颜色是瓷一样光洁、细腻的白色，就如方仁贤当初栽下玉兰时所期待的那样。方仁贤素来喜欢白色，他觉得白色是七彩之本，所以他干脆给女儿取名方白。

方白此时正从槽门外迈进来。方白的哥哥方正要去上班，方白帮忙把烧完的气罐送到槽门外，让方正顺路捎到气站换罐气。方正的摩托刚发动，方白就转了身，迎面即是扑鼻的浓香。“真香啊！”方白朝玉兰树走过去，一边要抢方仁贤手中的洒水壶，一边说：“早晨在院里待着，怎么就感觉不出这么浓的花香？”

方仁贤躲过方白的两只手，继续自己的工作，他说：“亏你读到专科毕业，还没读到古人的那两句话。”

方白说：“两句什么话？”

方仁贤说：“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……”

方白接过话头，说：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。”

说罢，两人都笑了起来。

父女俩正开心，屋里传出方白母亲的声音：“方白，快进来给妈帮个忙。”

方白撇下父亲，走进屋里。

方白妈正在卫生间里清洗已被那台老式单缸洗衣机洗过的被单。那是一种浅蓝底色上印着细小白色菊花的被单，显得淡雅素净。方白妈虽然身体还硬朗，但毕竟已年过六十，气力不足了，所以又宽又大的被单她没法拧干，必须有人帮忙。两人合作，不一会儿，几床拧过的被单就被提到了楼上的走廊边，很快晾到两根

红亮的竹竿上。两人还没离开走廊，湿漉漉的被单就开始往下滴水，直滴到玉兰树下的方仁贤的头上和身上。方仁贤骂了一句，退到一旁，想等到被单上的水滴完后再开展工作。可那水珠儿不紧不慢地往下滴着，竟然看不出会立即停止的迹象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方仁贤心上产生了一个念头。

方仁贤要给老伴儿买一台脱水机。

他把方白从楼上叫下来，问方白：“今天几了？”

方白想了想，说：“八日。”

方仁贤说：“要讲发，不离八，今天是公司发工资的日子，你到公司去把我的工资领了，然后去买台脱水机回来。”

方白说：“爸爸的主意真棒。”

方白于是到自己楼上的小屋里换了双半高跟的白色皮鞋，弹跳着往槽门口走去。

迈出槽门，方白一眼就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她的血液就莫名其妙地加快了流速。

那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在铺着石板的街面上平稳地前行着。许多年以前，这个身影就开始在肠子街的石板上晃悠了，许多年以来，方白把许多的事情都放下了，却总是忘不了这个身影。方白觉得有些惊喜又有些慌乱，她在槽门的木柱上斜倚了片刻，直到前方的身影消失在街口的转角处，才重新挺直身子，迈下槽门外的石坎。

那个中年人叫胡言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。胡言住在肠子街的街尾，方白几岁的时候就见他老是嘴上衔一支香烟，骑着这么一辆破车从自家槽门口经过，那情形就像小伙伴们糊在本子上的剪贴画，总是一成不变。后来方白上了小学，胡言从方白家门口经过时，常常停下车，将手指间那支快吸完的烟往嘴里猛吸一口，然后扔到路边的垃圾箱里，弯腰把方白抱到破车的后座，顺路驮着到学校去。方白觉得坐在车上，把头侧着紧靠胡言宽阔的后背，心里便格外踏实。后来，方白上中学了，她自然不好意思再往那破车的后座上爬，那个位置就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占了去，那阵子方白恨那个女人简直恨得咬牙切齿。再后来，那女人也不坐那位置了，而让给了女人和胡言的女儿胡力。再后来，方白就上省城读书去了，直到今年夏天毕业。没想到，今天一看见胡言骑着这辆破车，方白那久违的感觉一下子又回来了。

这么胡思乱想着，方白不知不觉就到了茶叶出口公司门前。可当方白迈进公司财务科的门，要向会计领父亲的工资时，会计却是一脸的阴云。会计说：“你

还来领什么工资？公司都快倒闭了。”

方白说：“公司不是一向生意红火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要倒闭了？”

会计说：“三两句是跟你扯不清的，你想弄明白，好回去向你老爷子交差，你就去问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些杂种。”

方白不再吱声，低头走出了财务科。公司为什么倒闭，这不是她非要弄清不可的事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她无法兑现父亲让她买脱水机回家去的承诺。老父亲在公司里服务了一辈子，退休后公司突然发不出工资了，连脱水机都买不成了，这样的事实，他老人家承受得了吗？方白只恨自己还没参加工作，如果自己有工作、有工资了，她会拿自己的工资买一台脱水机回去，告诉父母亲，就说是用父亲的工资买的。

方白在公司门口伫立着，望了望围墙上自己的影子，显得那般无奈。

二

出口公司的会计没有完全说错，他们公司的窘境的确与会计师事务所有一些联系，但根本原因显然不是会计师事务所。这句话是胡言亲口对方白说的。

方白离开茶叶出口公司后，一时无计可施，在路上盘桓着，不想就这么回去向父亲交代。这是愚蠢的做法。方白想，如果这么简单行事，那她是不会饶恕自己的。那么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她先去了哥哥方正的单位。她想要哥哥先出300元钱，买部脱水机回去，账算在她头上，等她安排了工作后，第一个月发工资就还给哥哥。不想方正外出不在办公室。方白只得去找一位要好的同学，她上完中学就参加了工作，借两三百元钱是没问题的。赶到那位同学家里，才知道她去年就去广东赚大钱去了。方白垂头丧气地从同学家里出来，浑身一阵疲软，仿佛连抬腿迈步的劲儿都没有了。她往路旁的一棵马尾松上一靠，眼睛望着远处屋顶上的阳光，嘴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就这么不碰巧呢？”

恰在此时，左侧不远处响过一串自行车铃声。方白心下一阵无缘无故的暗喜，立刻就把目光从高处降下来。响铃处果然就是胡言，他正踩着那部破旧的自行车，穿过人流，朝方白这边驶过来。方白顿时双目生辉，冲到路边，把手伸得老长，一阵乱摇乱晃，嘴上不停地喊着：“胡言哥——胡言哥——”

自行车在方白面前刹住。胡言见是方白，也很高兴，一双深沉的眼睛漾满了温暖的笑意。他用一种低沉却很清晰的声音说道：“是方白呀，几时没见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。”

也不知是何缘故，胡言一句平淡的话，就让方白莫名地害羞起来。她的目光从胡言身上收了回去。当方白的目光从自己已经高耸的胸脯上掠过时，她的心跳加快了，声音却小得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见：“在你的眼里，我总是小姑娘。”

不过，方白的声音再小，胡言也听得清。也许胡言压根就不是听出来而是看出来的，他只要看见方白两片不厚也不薄的唇一翻动，他不用听也知道方白说的是什么。

胡言说：“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是一位小姑娘，一位长不大的小姑娘。”

胡言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你爬到我这破车的后座上，让我驮着去上学那阵，你才比自行车的后座高一点点。”

胡言又说：“哎，刚才你怎么叫我来着？”

方白脸更红了，说：“叫你胡言哥，没错吧。”

胡言就笑了，说：“那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的，那时候你总是叫我胡叔叔。”

方白又说：“现在我长大了嘛。”

方白又说：“我现在差不多跟你一般高了。”

方白说着，就站到胡言面前比高，她的个头已过了胡言的耳朵。方白很得意，转身时，幅度大了些，她那耸着的胸脯就在胡言的肘子上碰了一下。方白身子一紧，眼前就一阵眩晕，浑身酥软得快要支持不住了。

胡言似乎没觉察出方白那极其微妙的动作，他说：“胡言哥也好，胡叔叔也好，都无关紧要。方白你说是吗？”

方白无声地点点头。她觉得胡言那低沉的声音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附着她。

胡言又说：“还没分配工作吧？”

方白有意识地离胡言远一点，她说：“还没有。若分配了工作，我就不这么乱窜了。”

胡言从方白的话里感觉到方白有什么苦衷闷在肚子里，就问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。这一下，方白那塞在心头的烦闷也憋不住了，她一股脑儿就把这半天的遭遇倒了出来，而且泪水都淌出了眼眶。诉了苦，又出了眼泪，方白顿觉轻松了许多，舒畅了许多。

胡言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精装餐巾纸，递给方白，说：“到茶叶公司查账是税务局请事务所去的，我也在其中。出口公司这几年的茶叶根本没出口，却年年得了出口退税的好处，事务所帮税务部门查清了这笔账，让公司按章补了退税，别的处罚都没执行。他们发不出工资，毫无理由怪我们。”

方白从那漂亮的硬纸壳里取出一张餐巾纸，在眼角揩了一下说：“可这害得我买不成脱水机了。”

胡言说：“仅仅是脱水机的事，那好办。我家里就有一台，只用过几次，你拿去就是。”

方白说：“我拿走了，你用什么？”

胡言说：“我一个大男人，有的是力气，平时就很少开脱水机。”

方白说：“那我怎么跟老爸说？”

胡言说：“你真是个傻姑娘。这还不好说？你就说是用你爸的工资买的得了。我当然也不白送你，以后你参加工作有了工资再给我钱也不迟。”

说着，胡言的一只脚已经迈上自行车的踏板，他补充道：“我有件急事先去跑一下。12点整你在家门口等着，我把脱水机送过去。”

胡言将车把一拐，自行车就载着他驶入了熙来攘往的人流。

望着胡言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方白的心头就滋生起一股强烈的欲望。她好想追过去，爬上自行车的后座，然后紧紧地将自己的头靠在胡言那宽阔而温厚的后背上……

三

那是一台青松牌脱水机，马力大，声音小，使用很方便。它一进屋，方白妈洗衣服、被褥，便再也不用愁拧不干了。因而方白妈洗衣服的兴趣愈加高涨，只要天气好，她的手心就痒痒，忍不住要去翻箱倒柜，把那些干净的、不干净的，常用的、不常用的，崭新的、破旧的衣服鞋帽和枕巾被套之类搜寻出来，放洗衣机里洗过，再放脱水机里甩干，然后放竹竿上晾晒一番。方仁贤在玉兰树上浇水，或傍了玉兰树坐着读《说唐》和《薛仁贵征东》，自然就用不着再担心头上会滴水下来，注意力比以往集中了许多。

只有靠着院墙替母亲择菜的方白，对竹竿上晾着的深红浅绿跟玉兰树下的父亲组成的风景，熟视无睹。她被这些等待分配的日子熬得意兴阑珊。她使用更多的情绪去打捞昔日的心事。她想起她那唯一的一次恋爱。他叫李群，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，是她在财专读书时的校友。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这个城市里去的老乡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常常来找她，两人不知不觉就好上了。她记得那时两人常常到湘江边去，接受江风和涛声的抚弄。兴致来了，他还会背几句汪国真的诗，惹得她身上要生鸡皮疙瘩。但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差一点真的爱上了他。

方白记不得跟李群分手的具体时间了，她只记得跟他分手与最后那个寒假有关，那个寒假她一直窝在家里，李群邀了三次才把她邀出去。那天双清公园里的

雪很厚也很白，他给她照了许多相，两人都玩得挺高兴的。一直到尽兴而归，并说好第二天再去塔北公园。他还坚持要送到她家里，她只让他送到肠子街口的古樟树下，就在这时，从大街往肠子街方向驶过来一辆自行车。这是傍晚时分，天边突然冒出一轮晃白的夕阳，街面上的积雪正在融化。那辆自行车的后座空着，两个轮子在融了雪的路面上悠然滚动着，车上的人围了块宽大的白色围巾，把脖子连同嘴和鼻子都遮住了。那人只顾专心赶路，根本没在意路边古樟树下一双睁大的眼睛，所以很快就晃入肠子街的街口，只留下一道背影，把个融雪的黄昏招摇得非常惨白。

那一阵，方白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个念头：那自行车的后座是为她空着的，她只要坐到那个后座上，让自行车驮着悠悠前行，她就能到达她要去的地方。

站在一旁的李群自然弄不明白方白为什么会发痴，他也注意到了方白注视着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他看不出这辆破车以及车上的人有什么起眼之处，值得方白发痴。

一直到两人要分别了，方白都默默地不出一声。李群怕方白忘了第二天的约会，特意叮嘱了一句。不想方白的回答令李群大吃一惊。方白说：“不，明天不去了。”

稍停，方白又说了一句，她的声音不高，却很有张力，语气不容置疑。她说：“以后你再也不要来找我了。”

说完，方白就坚定地往肠子街迈去，把李群丢在古樟树下愣了老半天。

方白说到做到，之后就与李群一刀两断，再无往来。回学校后，李群多次找过方白，方白每次都拒李群于千里之外。最后一次，李群一定要讨个说法，方白就说了句“我在你身上找不到归属感”。这样，李群才死了心。

方白想着这些往事，地上那红叶苋菜不知不觉就择完了。可当方白妈走过来拿菜时，却见篮子装着不少菜菔，好多择好的菜叶竟被扔到篮子外的地上了。方白妈就嗔怪道：“方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方白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常，脸涨得通红，她支吾道：“昨晚没睡好，今天有点头晕。”方白于是有了借口躲进了楼上自己的屋里。

方白的屋子有一扇窗户，是朝着肠子街方向开的。方白打开窗帘，初夏的阳光就从外面投射进来。方白倚在窗户上，望望远处那座叫作白马山的山影，又望望街后的资水河，最后把目光收回到近处的肠子街。肠子街是条老街了，因为地势偏僻，城里好多老街都改建过了，而这里依然如故。这也好，落得安静。还有街面上的青石板，总是那么清幽；街两旁的板装屋，板装屋前的小樟树，总是那么古香古色。据说全城也就肠子街还保持原貌，今年春天电影制片厂为了拍红军

长征纪录片，还把人马搬进了肠子街，热闹了许多天。

也不知在窗边站立了多久，方白意识到自己这样子，并不单纯为了观望肠子街的风景。想想这条肠子街，除去她在省城上学的三年，她足足守候了十八年，街上的每一块石板，每一棵树木，每一扇木门，以及每一扇木门里的每一张面孔，她都了如指掌。因此她根本不必跑到窗口上来张望，她就是双眼闭着，这些人和物亦历历在目。

方白知道她实际上是在守望一个人。

她记得那次胡言把脱水机送到槽门外后，便回了他街底的家。她想邀他进屋坐一会儿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话却未能出口。她也企望胡言能开口，说句请她到他家里去坐坐的话，而胡言也没说什么，掉转方向就上了车。那之后已经好几天了，方白除了有一次在窗边远远望见过胡言骑车出肠子街的背影外，再没见过胡言。

方白想，她得去他家瞧一瞧。

不过要去，总得有一个什么借口，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，总不能随随便便往一个大男人家里跑。何况人家是有妻儿家小的，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厉不厉害呢。方白主意已定，就开始挖空心思寻找去胡言家的借口。

聪明的方白，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借口，一个又入情、又入理的借口。

四

这是一个微雨的初夏的傍晚，资江边的风吹过来，吹在肠子街的小樟树上，那些不大不小的叶片便随意地拨动着，发出一阵阵哗哗声，将个肠子街弄得有些凉爽了。

方白举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，遮掩着她那个白色的身影。也许是父亲给取了这样的名字的缘故，方白自小就喜欢白色，常常是一袭白裙，再加上白跟白面的皮鞋，浑身都透着素洁典雅的高贵气质。偏偏她的头发又格外黑亮和浓重，或云般拢着，或瀑样披着，将一身洁白衬得更加醒目，让她美丽得有如下凡的仙子了。

这天傍晚，方白打着雨伞从肠子街穿过，肠子街的人就觉得夜幕比平时迟来了许久。

方白的鞋跟不轻不重地在敲着街面，一直敲到街底那道古城墙边上，然后方白停止了敲击，同时收起了头上的雨伞，顺便把雨后的一道落霞也收了起来。方白看见了城墙边上那座木板屋的台阶上支着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她心上一阵窃

喜，她知道她要找的人就在屋里。

方白迈上台阶。

方白在自行车旁伫立了一会儿，用手在后座上轻轻拍了一下，然后她绕了过去，抬起手来，要去敲那扇木板门。

不期然那扇木板门自己“吱”一声开了。

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的脑袋出现在门缝中，小姑娘低着头，手中提着一只鼓鼓的薄膜袋，袋子里塞着烂菜叶和别的废物。看得出小姑娘是准备出去扔垃圾。

但小姑娘已被门口的白色身影堵住了。

小姑娘抬起头来，用一双警惕的眼睛望了方白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
方白自然认得小姑娘就是胡言的女儿胡力，她自上幼儿园起就天天从方白家的槽门外经过。方白说：“你是胡力吧？”

胡力点点头。

方白说：“两三年没见，你高多了。”

胡力仍然鼓着眼睛望着方白，一个小身子嵌在门缝上，忘记了进退。

方白说：“我也是肠子街的，你叫我方阿姨，我来找你爸爸。”

胡力这才让开了。

屋里的胡言已经听到动静，这时也来到了门口，他感到意外而又惊喜。他说：“咦，这不是方白吗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？”

方白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故作生气道：“到你家里来就是走错了路，那你不欢迎了。”

胡言说：“怎能不欢迎？你是仙女下凡，用肠子街的话说是十年难逢金满斗，我请都请不动的。”

方白说：“你几时请过我？”

胡方说：“想请，怕你不赏脸。”

方白说：“你尽说怪话。小时候你要我坐你的自行车，我可是每次都赏了脸的。”

胡言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吧，那是你要坐我的车，你忘了？”

说着话，胡言已挪过单人沙发，让方白落了座。又拿出几个富士苹果，用刀削起来。恰好胡力已从外面扔了垃圾回来，胡言又让胡力喊了方白一声阿姨。望着胡力，方白就想这屋里还少了一个人，于是问胡言：“胡力的妈妈呢？”

胡言的脸色略微一沉，即刻又恢复了原样。胡言装作一副轻松的模样，说：“她在这屋里住久了，觉得发闷，便回娘家解闷去了。”

方白是个聪明人，一下就听出了胡言话里的意味。不知怎么的，她莫名地就感到一丝欣喜，仿佛她期望已久的，就是胡言这么一句很明白的双关语。

这时胡言手中的苹果已经削好。胡言削苹果的手法很不错，一刀旋下去，苹果皮像皮带一样连着不断。胡言让苹果皮的带子复又裹了削好的苹果，放到方白面前的茶几上，请方白自己拿着吃。方白说：“等会儿再吃，你自己呢？”

胡言放下水果刀。他说：“我刚吃过晚饭，还不想吃东西。”

方白说：“那你总得干点什么吧！”

方白问这话的原因，是她觉得胡言身上少了点什么，但究竟少了点什么，她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

胡言弯着他粗大的指关节，在下颏上下意识地捋了一把，说：“陪着你说会儿话，比干什么都重要。”

方白觉得胡言说的并非虚情假意的客套话，她相信话里的真实成分。这么自忖的时候，方白的目光依然停留在胡言那粗大的手指上，她猛然想起，那里少了一个男人的特殊标志，方白说：“你怎么不抽支烟？记得从前你是抽烟的，记得从前你手指上夹着一支烟姿势是很潇洒的，我特别喜欢你那抽烟的气派。”

胡言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望着方白，似乎是无法琢磨方白话里的可信度。胡言说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一位女孩对男人吸烟表示赞赏。遗憾的是我已许久不吸烟了。”

方白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胡言说：“王静雅特别讨厌我吸烟。”

方白知道这个王静雅就是胡言的妻子。方白自然就无话可说了，她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苹果，轻轻地咬了一口。方白觉得用吃苹果的方式代替说话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
坐在斜对面的胡言却不知干什么好了。他大概不会去拿苹果吃的，男人大多对水果没有兴趣。他的双手下意识地在衣服口袋外摸了摸，仿佛要摸一盒烟、一包火柴似的。但最后他的两只手抓在了一起，接着是“咯咯咯”几声脆响。他的一只手绞住了另一只手的指节，一连使了几下劲儿。

胡言的目光从方白年轻靓丽的脸上滑到方白手中的苹果上，胡言的声音带着试探的味道：“你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方白并没立刻回答胡言。她有意放慢节奏，让这初夜的时光增加些长度。她用桌上的餐巾纸揩了一下自己的双唇，然后裹了苹果核，放入桌旁的小薄膜袋。她说：“我来是想代表我父母亲感谢你的脱水机。”

胡言说：“他们知道是我送过去的了？”

方白说：“暂时我还瞒着。”

胡言说：“最好是永远瞒着。”

方白说：“可我父亲是个精细人，他要看我的发票。”

胡言说：“哦，我知道，今晚你绕了一个大圈子，原来是要来拿发票。”

方白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”

胡言说：“我给你去找一下，还不知道扔在哪个角落里了。我可不敢担保一定能找到。”

胡言转身，进了里屋。

方白心想，她本来的目的就并不是这张发票，巴不得找不到，她好隔三岔五来要一次。这么想着，方白就有些得意。

果然，胡言从里屋出来时，双手依然空空如也。他说：“不知道当时塞到哪里了，一时无法找到。我又不到公布财产的级别，也不必担心纪检委来登记家用设备，对这么一张小发票自然就不太在意。”

方白就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。她庆幸的就是这个结论。她控制着内心的窃喜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父亲再朝我要的时候，我拿什么作交代呢？”

胡言就安慰方白：“你别灰心，星期天我再好好找一找，说不定夹在哪本书或哪个小本子里了。”

方白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一边站起身，一边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能期待星期天了。”

胡言说：“一定，星期天一定给你找到。”

五

星期天是个晴朗的日子。

方白先上了一趟街，她到商店里采购了两样东西。方白早就设想过了，她要给胡言带去一分惊喜。女孩们总是富于浪漫情怀的，她们不会放弃生活中应有的小情调。

这个商店就在肠子街街口的西江大街，车来人往的，很是热闹。尽管如此，方白走出商店时，还是无意间瞥见了人流中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那是一个女人，一个依然风姿绰约的女人。

那个女人曾无数次地占据过胡言那辆自行车的后座。可此时，她却一手举着

遮阳伞，一手挽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的臂膀，趾高气扬地从街对面横了过来，而且眼看着就来到方白的身旁。方白不想让那女人发现自己看见她挽着不是她男人的另外一个男人，方白想背过脸去。

可方白回避不及，那女人的目光像电筒一样扫过来，跟方白的视线碰到了一起。方白的头定格在了那里。

那女人一怔，步子停顿一下。很显然，她已经认出了方白，但这仅仅是瞬息之间的事。很快地，她却往男人身上一靠，转过头，从方白身边晃了过去。

方白心上，生出一分莫名的怅惘。

她不知道这份怅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胡言。如果是为了自己，那是因为她捷足先登，在方白还小的时候就抢走了胡言的缘故吧？如果是为了胡言，是不是因为她已投靠了另外的男人，而胡言还浑然不知？

方白望了一眼西江街上的人流，觉得有些茫然了。她把坤包的带子从左肩换到右肩，朝着地上的小石子踢了一脚，而后朝肠子街方向缓缓踱去。

星期天的肠子街失去了平时的寂静，多了几分喧嚷。小孩们大概在备战期末考试，靠着小樟树专心背诵课文。休假在家的男男女女，把麻将桌搬到了街边，稀里哗啦开了局。还有抽牌看相的、卖卤豆腐和茶蛋的、吆喝着补锅磨刀磨剪子的，把一条窄街挤得更窄了。方白在纷繁中缓缓穿越，偶尔跟熟人打声招呼，或点个头，递个笑脸，没多久就到了街底。不知不觉也就把刚才那份怅惘淡漠了。是呀，那个她一直记挂着的人正在家里等着她，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

方白来到胡言家的门口时，那道木门微微敞开着，方白知道这是给予她的一个暗示。方白推门而进，显得那般轻车熟路，三两步来到客厅，就见地上摊满了打开的和合着的书刊杂志，胡言正杂乱无章地翻找着，脸上、衣服上沾了不少的灰尘。见状，方白就开心地说：“是不是鬼子进村了？”

胡言抬起头来，张嘴笑了笑，他的那口牙齿今天显得很明亮，他说：“谁叫我许的愿，今天把发票找到给你。”

方白说：“我并没叫你一定要找到。”

胡言说：“发票不到手，我是食不美、寝不安哪。”

方白说：“不至于吧！”

胡言说：“我这人向来喜欢拿鸡毛当令箭。”

方白舒心地笑了。

方白说：“你总不能这么怠慢我，让我站着吧？”

胡言赶忙把沙发里的书本拿开，顺使用衣袖在上面揩了揩，向方白做了个邀请的姿势。方白怕踩着地上的书刊，踮起脚尖，见缝插针，弹跳着跨越迷阵，到

达彼岸，落座于胡言腾出来的沙发上。

方白坐在沙发里，望着胡言为了那么一张无关紧要的发票这么大动干戈，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。她把包放在沙发上，开始帮胡言收拾地上的书刊。方白说：“别找发票了，等一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包你高兴。”

胡言也不再翻找，学方白样开始擦书。他说：“什么东西包我高兴？”

方白说：“你猜猜？”

胡言说：“一本新书，关于甲 A 联赛的？”

方白摇摇头。

胡言说：“一盒磁带，西北歌王王洛宾的专辑？”

方白依然摇头。

胡言瞟了一眼沙发里的坤包，说：“这么一个小坤包，能装下什么呢？对啦，它能装下一块面包，再加一句名言——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
方白觉得胡言的话真有点意思。她说：“你的想象力好像很不错。”

方白还想问：“不知你能否想象得出，你妻子挽着别的男人招摇过市的情形？”

但方白忍住没这么说。

方白说：“看来你是无法猜中的。过会儿收拾好了这些书刊，我再把谜底告诉你。”

两人于是三下五除二，将书本放回到原来的地方。然后，方白将坤包从沙发上提了起来。她一边拉开坤包的拉链，一边对胡言说：“你把手掌张开，再闭上你的双眼。”

胡言很听话地照办了。

胡言意识到一只温润而细腻的小手托住了他的手背，与此同时，另一只同样温润而细腻的小拳头悄然投进了他的掌心。那份微妙的依恋，就仿佛暮归的小鸟回到了自己栖居已久的窝巢。

蓦然间，胡言的血液里就生出一股力量，他想把掌心握紧，永远握紧，不让这只可爱的归鸟飞离窝巢。

可胡言究竟不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了，理智让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。这是一个多么纯良的姑娘，他真不应该对她有半点非分之想。

方白也许并不知道，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，胡言的内心会涌起一股巨浪。她只看见胡言的双眼一直规规矩矩地合着，没丝毫作弊的迹象，她的手开始撤退。她那握着的小拳头松开后留下了要留下的东西，便小鸟一般飞离了窝巢。

方白说：“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